



## 上篇

### 援手越王勾践

鬼谷子发现杭州美则美矣，秀则秀极，可惜山气流于弱，水气流于柔，形局两弱，虽有京都之形，却无京都之势，越国以此地为都，国势微弱，以致国君勾践受辱，到吴国作囚。

吴国国运大盛，鬼谷子用镇龙大法将吴王陵的龙气压住，不幸被术士阴阳子识破，吴国兵雄将广，作乱天下，浩劫在即。吴国将大举进攻越国，鬼谷子带领徒弟范蠡等援手越王……

# 国都气运

## 第一回

中华大地的战国年代，一个风云变幻、诡异奇特的时代。越国境内，西湖之滨，此刻正有四人一猿在奔行。

领先的是越女巫丹，紧随她身侧的是一头老猿。后面是一代战国隐侠鬼谷子，以及被吴国杀害的铸剑师干将的妻子莫邪、遗腹子干潜——这一对不幸的母子。

但见西湖胜景，果然美不胜收。西湖湖周约三十多里，孤山峙立湖中，二道长堤，将西湖分为外湖、里湖、岳湖、西里湖、南湖。

三面的山峰秀丽挺拔，势若奔马，大有“群峰来自天目山，龙飞凤舞到钱塘”的雄伟气势。三峰分别是南峰、北峰、玉皇峰。

沿湖四周，花木繁茂，姹紫嫣红；群山之中，穿插泉、池、溪涧，点缀亭榭、楼阁、宝塔、石窟，秀丽肃穆，湖光山色，千古风情，不愧为天下胜景。

鬼谷子目睹胜景，并不迷醉，心中却暗道会稽风水尽在西湖，此湖美则美矣，秀亦秀极，可惜山气流于弱，水气流于柔，如此柔弱风水，凭此为都之国，岂有雄伟之势？看来越国国势柔弱，国威不振，与所都会稽有莫大干系！难道地脉龙气，与国运国势无所干连哉？

越都会稽虽有京都之形，无京都之势，国运柔弱，气数不长，由此可见一斑。此乃后话，暂且打住。

当下巫丹见鬼谷子良久沉吟不语，目睹西湖美景，却如呆了似的，不由娇嗔道：“呆子！这是西湖，我自小便见惯了，有甚稀奇？值得你这般迷醉？”

鬼谷子微笑不语。猿爷爷听说这是巫丹小时出生之地，不由欢喜得抓耳挠腮，吱吱乱跳乱叫，也不知他在嚷叫什么。巫丹却听得明白，她的俏脸不由一红，嗔道：“猿爷爷！连你也来笑弄巫丹么？说什么西湖美之极了，怪道所出女孩子亦秀丽非常！若遇上一位于此西湖畔长大的男孩子，实非一对

金童玉女？猿爷爷，你笑人，我不依啦！”

巫丹虽嗔犹笑，神态娇憨极了。她虽然父母双亡，但乍临故乡土地，毕竟也觉欢欣，孤儿之苦，也就稍稍冲淡了。

莫邪恍然道：“原来巫姑娘是西湖中人，当真人杰地灵，难怪如此秀美可人了！”

巫丹格格一笑道：“莫大姐喜欢这地方，便在这儿长住好了！我记得，我的家就在西湖东南面吴山脚，你和干潜小侄便到那儿落脚好啦！”

莫邪幽幽地叹了口气道：“我母子今日已是落难之人，但求容身，把潜儿抚育成人，我也便心满意足了！”

巫丹见触起莫邪的伤心，便连忙接过干潜，道：“莫大姐，我认得路，我这就带你上我的故居。”那干潜与巫丹似甚有缘，巫丹抱他，竟伸出白胖的小手儿，把巫丹的脖子搂住了。乐得巫丹格格直笑，一面展开轻功，向西湖东面的吴山掠去。

莫邪因增了鬼谷子输送的“乾坤真气”，内力甚强，快步急奔之下，竟可勉强跟上巫丹的奔掠。鬼谷子与猿爷爷轻功已臻仙境，要追上去，自然不费吹灰之力。不一会儿，四人一猿，便已抵达一座高约三四十丈的大山前面。但见此山由四座山体连绵而成，中间高耸一山，犹如一指擎天，甚有气势。

鬼谷子微一沉吟，问巫丹道：“此山名为吴山，未知那四座山体，可另有名称？”

巫丹想了想，道：“我小时便听爹妈说过，吴山由四山构成，分名为紫阳、云居、七宝、峨嵋，居中高耸一座，天下闻名，便是吴山第一峰的紫阳山了！”

鬼谷子心中一动，此山大有来头，岂无潜龙踪迹？倒不可轻视了！但此时当务之急，乃先行安顿莫邪母子，上山之行只好容后再说。鬼谷子出道以来，历经凶险，虽年仅二十，处事已甚有分寸。

当下鬼谷子对巫丹道：“丹妹妹可记得故居所在么？”

巫丹向吴山正中的紫阳山一指，娇喘口气，似若不胜情，道：“我家便在山中的紫阳山脚！……”话未毕又幽幽地叹了口气。

猿爷爷见巫丹叹气，登时急得吱吱乱叫。

鬼谷子明白巫丹的心曲，不由微微一笑，对猿爷爷道：“猿爷爷不必焦

虑，你这孙女儿，只是乍入乡土心儿怯了吧！

巫丹引路，众人向吴山正中的紫阳山走去，不一会儿便接近山脚。巫丹不由倒抽了一口冷气，心道这便是儿时的家园么？

鬼谷子向紫阳山脚一看，只见到处颓垣败瓦，偌大的一条村落，已被列国争雄的战争摧毁了，根本就没有一处可容身的屋舍，人迹更绝无仅有，仅有的只是三四只无主的狗，在四周窜游觅食。

鬼谷子心中不由暗道，列国争雄，胜者为王为霸，但天下的老百姓就苦不堪言了！鬼谷子因此一念，便萌生以寻龙大法，消弭战祸的雄心大志。亦因鬼谷子此一念，春秋列国争霸大势，便更为玄秘莫测，千变万化，曲折离奇。

莫邪眼见前面的颓垣败瓦，巫丹悲愤的神色，心中已明白一切，暗道自己是吴国子民，巫丹是越国民女，但在君王争霸的魔影下，不分疆土，一样家破人亡，饱受战争摧残！

莫邪咬咬牙，柔声安慰巫丹道：“丹妹莫要悲伤，家园虽破，但土地仍在，只要有土地，便有容身的地方！”

巫丹叹了口气，道：“干大嫂，真对不起，我以为故家仍在，引领你到此，不料却要你来安慰我了！”

猿爷爷忽然飞跑上前，折了一枝树枝，猛地插在地上，作了一个遮天盖地的手势，嘴里吱吱呱呱的叫着。

巫丹不语，在场中人谁也不知猿爷爷说的什么，鬼谷子却忽然明白了猿爷爷的意思，他不由呵呵一笑道：“不错！不错！家破了，可以重修，屋毁了，可以重建，只要有一双手，还怕没有地方居住么？猿爷爷说，他曾跟越女奇侠学过搭建木屋之术，此地甚多树木，正好派上用场！不料他身为兽类，竟比世人坚强多了！”

巫丹道：“鬼谷哥哥，你这是拿猿爷爷来鼓励我么？”

鬼谷子微微一笑道：“并非鼓励，而是动手，向猿爷爷学那搭建木屋的手艺！”鬼谷子说罢，便蓦地转身，向猿爷爷道：“猿爷爷！动手吧！我鬼谷子第一个拜你为建木屋大师便是啦！”

猿爷爷一听，乐得抓耳挠腮，欢喜之极，他突地窜到巫丹身前，伸出双手，向巫丹作借东西之状。

巫丹不由一笑道：“猿爷爷，你这是借越女剑用么？这把剑是你赠给丹儿的，你用便拿去，何必言借？”

猿爷爷连忙点头称是。巫丹便把剑拔出来，交给猿爷爷。猿爷爷接过越女古剑，便向树林那面掠去，片刻不见。

仅一会儿，树林靠荒村废墟那面，便突然飞起一道光芒，光芒绕树木旋绕，所到之处，均在树干的上下各旋一周，片刻间已旋绕遍数十树干了。

莫邪不由吃惊道：“猿爷爷这是做什么？”

巫丹格格一笑道：“猿爷爷这是伐木啊！不过人家伐木用斧头，他却以无上神功运剑光削木而矣。”

莫邪又惊又奇道：“猿爷爷用的是什么剑？外观古朴无华，运用起来却光芒四射？”

巫丹格格一笑道：“此剑名为‘龙渊’，乃伏羲氏所铸，伏羲不是干大哥、莫大姐的师祖么？因此，鬼谷哥哥，以此推算，巫丹算是莫大姐和大哥的师妹了！”

莫邪不由连连点头道：“不错！不错！我和干将哥同拜一师，师傅的师傅便是伏羲，因此亦是我俩人的师祖，如此说来，丹妹妹与莫邪竟是原出一门呢！”

巫丹甜甜一笑道：“是，那巫丹该称一句师姐啦！”她心中却好笑，我学的“八卦演行”妙步，却直接得自伏羲氏，如此算来，巫丹岂非又成了女师傅了？但这女师傅把人叫得太老了，不做！不做！我还是做这“师妹”好了！

莫邪大喜道：“是，那我就还称一声师妹了！潜儿，快来拜过师姑姑啊！”

干潜在莫邪怀中，倒也乖巧，竟然向巫丹咧开小嘴甜甜笑了。

巫丹一见，登时心花怒放，她父母双亡，本已成了孤儿。但天缘巧合，不多一会儿，却又添了一位师姐，一位师侄，还有一位可笑可气又可爱的“鬼谷哥哥”！巫丹还是大娃儿心性，心中一暖，便把家园痛失的悲愤冲淡了。

此时鬼谷子已向树林那面掠去，只见他在半途中突然俯身冲下，双掌运力向树身连连拍去，树干突然从中段飞出，去头削尾，光秃秃的一截，如排箭似的直向废墟中飞射而去！

猿爷爷此时已收敛剑光，见鬼谷子露了这一手大挪移神功搬运法，不由喜得又跳又叫。

莫邪直瞧得目瞪口呆，喃喃道：“鬼谷少侠这是什么功夫？竟如神仙般隔空取物？”

巫丹幽幽叹了口气，道：“我这鬼谷哥哥，什么都好，只是太过神秘莫测不好！就是他身负的武功到底有多深多厚，便永远教人难于捉摸……”

莫邪是过来人，一见巫丹这等神气，便忽然明白了，她不由微笑道：“师妹冰雪聪明，若当世有人可以捉摸鬼谷少侠心思的，这个人便是师妹你了！你去努力探索呵！”

巫丹俏脸一红道：“巫丹哪有这个福气？……哎哟，不说这些啦，师姐，你照顾好师侄，我过去帮手建屋去了！”

巫丹说罢，便向废墟那面掠去。猿爷爷果然是搭建木屋的高手，只见他先在四面插上一根粗大的树干，又在正中竖了一根，一间木屋的梁柱便搭好架子了。

鬼谷子和巫丹受猿爷爷的指挥，这儿放一根，那儿插一条，又用剑挖空树干的一头，把另一头树干插进去，不必花一根接钉，木屋的四角便已牢牢接合了。

巫丹被猿爷爷吱吱呱呱指使着，搬树枝拾树叶，跳上梁柱盖屋顶，不由又好笑又好气道：“猿爷爷！你为甚不吆喝鬼谷哥哥去干？偏要把巫丹差遣？”

猿爷爷正用手爪接住鬼谷子送上来的一根粗树干，他虽已累得呼呼喘气，但猿猴心性，如何忍得住？不由又吱吱呱呱叫了几声。

巫丹居然就做声不得，乖乖听从差遣，干活去了。莫邪把干潜放在一堆树叶上，也过来相帮，见状不由奇道：“师妹，猿爷爷他说什么啊？”

巫丹叹了口气，道：“猿爷爷说，他是爷爷，我是孙女，鬼谷哥哥是贵客，你母子是妇孺，他不能偏私，自然只好拼命吆喝孙女我了！”

莫邪叹道：“若世人皆如猿爷爷一般胸怀，这世上便少了许多杀戮纷争了！”

搭建木屋之人，猿爷爷不愧是此中的高手，相帮的鬼谷子、巫丹、莫邪均有内力根基，不知疲倦，仅一天工夫，便把木屋盖好了。

当晚四人一猿，便在空荡的木屋內歇宿。幸而猿爷爷身边尚剩有绝谷中带上来的“知心果——奇枣儿”，大人吃一颗，便可顶肚一个时辰。干潜这娃儿，居然也很喜欢吃这枣儿，大概他出世的心便是苦的，那奇枣儿的味道，自然便是甜的了。

第二天，猿爷爷和鬼谷子用木造桌椅柜凳等室内家具，莫邪和巫丹则在废墟中搜寻锅盘等生活器皿。

很快，一间像模像样的家，便在废墟中重建起来了。

不过万事俱备，仍欠“东风”，而且是最重要的“东风”。因为人要生存，便须柴火油盐、吃喝穿，缺一不可。但这些东西均需要钱银——银两，鬼谷子此时才发觉，钱银这东西，对世人来说，竟如此重要！

但四人一猿，除了猿爷爷身边所剩无多的“知心果——奇枣儿”，巫丹的“伏羲龙渊剑”，尚算值钱的东西，其他的简直连换一厘银的东西也没有，奇枣儿吃光了，往后莫邪母子如何生活下去？大人尚且容易挨上三日半月，但干潜这娃儿，却连一天半日也活不下去。

碰上这绝顶难题，可就把神鬼莫测的鬼谷子也难住了！

鬼谷子望一眼巫丹和莫邪母子，心道巫丹入世未深，莫邪有娃儿负累，有什么法子可想出来？猿爷爷虽已通灵，但毕竟是猿猴心性，这等人生大事，他如何理会？

鬼谷子不由叹了口气，眼下惟一可以想办法脱离困境的，看来只有靠自己了！但自己有甚办法去弄一笔银两？难道去偷去抢么？若去偷去抢，那还算是老子李耳的徒弟么？

想起师傅老子李耳，鬼谷子心中忽然灵光一闪，师傅曾说，若遇上亟待援救的穷苦可怜人，可运用“风水寻龙大法”中的“五鬼运财”术，替彼等人家妙获一笔天地横财。

眼下莫邪母子的境况，还有巫丹身世悲凉，均有获此笔天地横财的条件，为何不以此“寻龙大法”，助彼等脱此困境？

鬼谷子这般转念，心中豁然而悟。他问猿爷爷道：“猿爷爷，假如有需要，你可肯再下一趟绝谷？”

猿爷爷未有所表示，巫丹已吃惊道：“鬼谷哥哥，绝谷凶险，猿爷爷年老体力已衰，你差他下绝谷作甚？”

鬼谷子微微一笑道：“丹妹眼下是否正在重建家园？”

巫丹道：“是啊！屋子不是已盖好了么？”

鬼谷子道：“屋子建好，只可容身，但要活命，尚差甚远！”

巫丹一怔道：“尚差什么？我在绝谷不是也生活了十年么？”

鬼谷子叹了口气，苦笑道：“丹妹当真如一张白纸，虽然可写最新最美文字，但空空如也，根本无从下笔，不知世间的人情世态，酸甜苦辣！例如一旦奇枣儿吃光了，每日以甚东西顶饿？寒冬岁月，以甚对象御寒？大人尚且易过，但小娃儿如何熬得下去？屋子建好了，也不能当饭嚼么！”

巫丹一听，不由向莫邪母子瞥了一眼，心道：是啊，自己和猿爷爷尚且好过，大不了重返绝谷吃奇枣儿便了，虽然报仇无望，但总可以不致饿死啊，但莫大姐和干潜又如何生活下去？她不由幽幽亦叹了口气，喃喃道：“原来人世间尚有这许多酸甜苦辣事……这，这却如何是好？”

鬼谷子微微一笑道：“办法倒并非没有，但看丹妹是否愿意吧了！”

巫丹一怔道：“什么办法？难道入官府、富户中打劫么？好啊！这好玩极了！只是这是越国境内，若被官府追缉，师姐母子便无处容身矣！”

鬼谷子呵呵一笑道：“非也，非也，这办法非偷非盗非抢，只要丹妹你愿意，自然便有办法弄一笔活命银两。”

巫丹不由又好气又好笑，道：“鬼谷哥哥，不去偷、盗、抢，难道天会掉下来么？”

鬼谷子微微一笑道：“天地生万物，万物皆靠天地所养。只要运用其中妙诀，果然可以弄一笔天地之财！”

巫丹不由格格一笑，道：“好啊！若非偷非盗非抢，可以弄一笔活命银两，这比去偷去抢更妙之极了，如此好玩之事，巫丹为甚不愿尝试？愿意！愿之极了！”

鬼谷子道：“如此甚好！那请猿爷爷明日一早，便潜入白虎丘绝谷，把丹妹父母的遗骨设法寻找回来，好吗？猿爷爷！”

猿爷爷见是鬼谷子的请求，居然毫不犹豫便点头答应了，他似乎亦知道，这事对巫丹有莫大好处。

巫丹奇道：“我父母的遗骨寻找回来，在故土安葬，自然是好事，但这与天助一笔活命银两有甚干连？”

鬼谷子微微一笑道：“这仅是其中一个环节而矣，一切且待明日上紫阳山再作打算！”

巫丹见鬼谷子神秘秘的，不肯直道，心中一阵气闷，但想着明日上山，有他做伴，想必大有乐趣，心中也就快活起来了，不再追问下去。

第二天一早，猿爷爷不待吩咐，便离开吴山脚，向吴国境内的白虎丘纵跃而去了。猿爷爷虽然是猿猴兽类，但行事处世，竟比世人更重承诺。

鬼谷子预料猿爷爷此行必有所获，他自己也不敢怠慢犹豫，当即直奔吴山主峰紫阳山而去。巫丹也不待鬼谷子做声，便已紧随而上。鬼谷子边纵身飞掠，边微笑道：“我便没邀你同行，你跟着来怎的？”

巫丹格格一笑道：“你此行是否为了巫丹重建家园？”

鬼谷子暗道此行虽有大半原因是为莫邪母子着想，但为了莫邪母子可以生活下去，却非要助巫丹重建家园不可，因此说这是目的也不为过，便笑着点点头道：“是这样又如何？”

巫丹格格笑道：“既然是为助巫丹重建家园，巫丹若不跟着前去相帮一二，爹娘泉下有知，岂非怪我不孝么？”

鬼谷子心中不由一动，暗道不错，寻龙大法中的“五鬼运财”大龙脉，亦须后人血脉承受，此番借助巫丹的先人骨骸，以“五鬼运财”龙气熏陶，令其血脉连发，虽有取巧之嫌，但亦是荫庇巫家后裔的千秋大事。巫丹身为巫家血脉，倒也应该尽一番辛劳孝道之意。鬼谷子心念一转，便欣然点头道：“也好！那便同上吴山去吧！”

鬼谷子不徐不急向前掠行，巫丹轻功甚佳，要跟上去，自然亦不十分艰难。

两人不一会儿掠上吴山的主峰紫阳山顶峰，但觉此峰形如笔架，四面望去，紫阳山原来又分竖十二峰，其形如笔架、香炉、棋盘、象鼻、玉笋、龟息、盘龙、舞鹤、鸣凤、伏虎、剑泉、牛眼等十二峰。形态逼真，栩栩如生。

鬼谷子不由暗道天地造物，当真鬼斧神工，不可思议！如此形胜，岂无龙脉潜伏？

巫丹见鬼谷子凝思不语，便嗔道：“鬼谷哥哥，怎的忽然又变呆子了？”

鬼谷子微微一笑道：“丹妹久处吴山脚下，可知吴山紫阳峰另有名堂？”

巫丹奇道：“紫阳山便紫阳山，又有什么别的名堂？”

鬼谷子呵呵一笑道：“丹妹你看，我等脚下这一峰，是否形如笔架？”

巫丹闻言，四面一掠，仔细一看，不由喃喃地点头道：“此峰顶分二段，二头高中间低，还好用来架放天笔……的确是一座天然巨大笔架峰！”

鬼谷子又道：“那与此峰侧邻的一座，又形如什么？”

巫丹凝目望去，只见这峰形如一头巨虎，卧伏于天地之间，不由拍手笑道：“好呵！我看真了，这不是一头伏虎么！”她再四面看去，不由心神俱往，喃喃地道：“这座又如卧龙，那座更如牛眼，另一座又如舞鹤！啊，还有就是香炉、棋盘、鸣凤、玉笋、象鼻、龟息、剑泉！……合计恰恰是十二峰！”

鬼谷子接口道：“不错！丹妹所见逼真极了！这正是十二生肖峰啊！”

就因鬼谷子这一言，吴山紫阳峰日后又被称为“十二生肖峰”了。

当下鬼谷子向十二峰仔细一瞧，微一沉吟，注目象鼻峰，心中便忽然一动，暗道此峰有廉贞龙立辅星向，又有巨门、破军、辅星三水同朝明堂，三六卦中的“五鬼运财”已隐然显露矣！

鬼谷子心念电转，便向巫丹道：“丹妹，跟我上象鼻峰去！……”

鬼谷子话音未落，身形如电，向相隔数十丈远的象鼻峰飞掠而去。巫丹见鬼谷子神秘莫测的模样，说走就走，事先也不打一声招呼，心中不由又好笑又好气，鬼谷哥哥什么都好，就是这鬼神莫测的呆子脾气令人恼怒！哼，终有一日，我巫丹要教他知道厉害……但绝非杀他，只要难他一难也就是了！巫丹心中又气又爱又恨，无奈也只好跟着鬼谷子向象鼻峰掠去。

鬼谷子与巫丹，片刻便已掠抵象鼻峰，鬼谷子凝目一看，此峰果如象鼻，朝天一甩，峰端竟果然有两个洞穴，犹如象鼻上的两个鼻孔，鼻孔中竟隐约有白气喷射而出。

洞穴前面是一片开阔地，开阔地对面，恰恰是卧龙、伏虎两峰。

鬼谷子一见，心中不由大喜道：“妙极！这不正是龙虎捍门，廉贞、破军三水朝明堂么？好一座天然‘五鬼运财’大龙穴！”

巫丹一听，不由目瞪口呆道：“鬼谷哥哥！什么五鬼运财？眼前只有你和我，两个洞穴？并无什么鬼怪之物，何来鬼怪运财来？”

鬼谷子微微一笑道：“只要天地时三者配合，果然便有五鬼运财来了！”

鬼谷子说着，在身上摸出他那只“天地时神盘”，向象鼻峰巅的两个洞

穴分别一格，左面那个毫无动静，但右面那个，神盘上的天地时三针，却忽然重叠一起，三针一齐指向洞穴正中方向。

鬼谷子一见，不禁欣然一笑，干潜果然已得白虎丘绝谷地龙脉气荫庇，但凡与他生存有关的求祚，无不水到渠成、瓜熟蒂落！就连这“五鬼运财”连发奇穴，亦毫不费力，手到擒来！

鬼谷子当下在洞穴前方，以石块镇压四面方位，不让龙脉潜气再源源外泄。说也奇怪，自鬼谷子压上四块石头，右面冒白气的洞穴，忽然便静寂下来了。

巫丹一见，不明究竟，吃惊呼道：“鬼谷哥哥！洞穴被你这么一搅，竟便不再喷气，不成象鼻了！”

鬼谷子微笑道：“紫峰乃为你巫家发富而说，天然巧合，鬼斧神工，不世奇缘！”

巫丹一听，她本冰雪聪明，登时恍然悟道：“鬼谷哥哥莫非象鼻峰上这鼻孔洞，便是你打算用来安葬我父母遗骸，凭此便可致富，有五鬼运财来么？乖乖、我的天！若世人均这般轻易可以发财，那也不必去辛苦拼命劳作了！鬼谷哥哥大可替普天下穷人，多点三几个这等发财墓穴，那岂非功德无量么？”

鬼谷子一听，不由莞尔一笑道：“这等稀奇古怪念头，也亏你想得出来！这等连发大富龙穴，岂不是容易寻觅得来？象鼻峰上此穴，其实是你巫家沾了干潜这娃儿的祖脉之光矣！”

巫丹想了想，又恍然道：“干潜的爹爹干将遗体，鬼谷哥哥说已将其安葬于白虎丘绝谷之中，那叫地龙之穴，日后足以克制夫差的白虎龙穴，莫非象鼻峰上这座五鬼运财穴，亦是靠干家的地龙之穴荫庇而来么？”

鬼谷子不由点头微笑道：“丹妹果然聪明，一点便豁然而悟！干家的地龙穴，乃当年伏羲所预点，伏羲自创阴阳八卦，其术之精，连我的师傅老子亦甘拜下风，因此他所点的地龙奇穴龙气之旺，足可与当今帝王龙穴相抗衡，其后人受此龙脉荫庇，福缘之大，是可与天地同存！更何况区区一座赖以活命的五鬼运财穴么！……眼下万事俱备，只待猿爷爷把丹妹父母遗体寻回，一切便有着落矣！”

鬼谷子说罢，便与巫丹一道下山而去，返回紫阳山脚那座新建的木屋，

但猿爷爷尚未见回来。

巫丹牵挂猿爷爷的安危，不由抱怨道：“那绝谷凶险之极，偏要差遣猿爷爷去冒险，万一他有甚三长两短，我可恨死你了，鬼谷哥哥啊！”

鬼谷子微一沉吟，便欣然摸头道：“不！丹妹放心，猿爷爷其实已得天地仙灵之气，已成半仙之体，绝不会半途夭折，就算有甚阻滞，亦必会逢凶化吉，安然无恙！……”

鬼谷子话音刚落，外面便呼的卷进一头猿猴，怀中紧抱一包东西，巫丹一见，不由大喜而呼：“猿爷爷！……你可安然无恙么？”

猿爷爷先把怀抱的那包东西，小心翼翼放下，他似乎亦知道这包东西眼下的宝贵，然后才吱吱呱呱叫了一会儿，又手舞足蹈比划说明着他所说的一切。

莫邪目睹猿爷爷这等猿人猿语，自然茫然不解，也不知猿爷爷玩甚把戏，逗巫丹开心。

莫邪怀中的干潜，这小娃儿的心性，倒与猿人类似，他居然被逗得格格大笑，不知世间的辛酸苦辣。

鬼谷子对猿爷爷说的，虽然明白大半，但其中的细节，便连他也猜想不到。

最了解猿爷爷的，也大概只有他的“孙女儿”巫丹了。只见巫丹听了一会儿，便忽然格格大笑道：“猿爷爷！你好福气！竟连干大哥的阴灵也来庇护你！……”接着她才把猿爷爷说的转述出来。

原来猿爷爷当时潜上白虎丘，那里成了吴国的王陵，因此守卫森严，白虎丘上，五步一哨、十步一岗，禁卫之严，犹如王宫似的。

猿爷爷虽未脱猿体，但已通灵，见白虎丘新建王陵守卫如此森严，便明白吴国君王，原来亦如此重视鬼谷子代点的王陵，由此可见鬼谷子神技的厉害。

既然如此，那潜入白虎丘绝谷搜寻巫丹父母的遗骨，是鬼谷子吩咐的，猿爷爷自然义无反顾了。

猿猴心性认准了样目标，就决不会中途放弃，因此同样研习一种武功，往往世人还比不上猿猴类的进境。

猿爷爷认准白虎丘下的绝谷，是他此行的目标，因此根本就不畏惧，对那万千禁卫兵丁视若无睹，他身形如电，比寻常的猿猴快了数倍，凭那些兵丁的眼力，虽然是大白天，但亦根本瞧不清这是什么东西，但觉眼前一花，一团毛茸茸的东西一掠而过，便不见了。

猿爷爷未等丘上的兵丁清醒过来，身子已贴伏在鬼谷子以剑气射出的绝壁洞穴上了。

猿爷爷沿着绝壁上的那些小洞穴，如飞向下攀援，不一会儿，便稳稳跃下百丈深谷里面。他凭着当年救起巫丹时的记忆，很快就寻到巫丹当年掉下来的那面绝壁。他小心翼翼的四下搜寻，他的内力绝顶，目力惊人，犹如当年孙猴子的“金睛火眼”，仅一会儿，便被他发现了两副已跌散了的骸骨，他想了想，记得此地与巫丹掉下时那处相距不远，便断定这副骸骨必定是巫丹的先父母无疑。

猿爷爷把跌散了的骸骨一一拾好，包在布袋中，两副骸骨非常奇特，虽历经十多年岁月，但丁点没有风化松散，因此亦非常沉重，等于一个成年男子的重量。

猿爷爷也不管自己是否负荷得了，把布袋抱在怀中，便攀援绝壁而上。他上了绝壁一半，便已呼呼喘气，怀中的布袋也越来越沉重了，猿爷爷虽然功力通玄，但毕竟已上了年纪，耐力比不上年轻时候，再加上负重攀壁，是险中大意，稍一不慎，便连人带物，失足跌下，此时就算你神功盖世，因身处虚穴，无从发力运气，也无法逃出跌碎的厄运。

当世中风闻“无为神功”的人少之又少，能如鬼谷子般，在绝境中领悟“无为神功”精要的，就更绝无仅有了。因此谁也不可能像鬼谷子跌下绝谷如此幸运。

猿爷爷虽然已感力不从心，但他仍然不气馁，拼力向上攀援。鬼谷子料不到巫丹先父母的遗骨，经十几年岁月，尚未松散风化，沉重如鲜，这才放心差请猿爷爷下绝谷。

猿爷爷拼力再向上攀了一段，此时他已达绝壁一大半了。他认准上面的一个小洞，拼命向上一跃，他若不负物，这一跃足达二丈，便勉强可以抓住小洞壁了，但此时他负荷过重，内力消耗过巨，这一跃之下，竟难达二丈，猿爪刚触及小洞，身子向下一沉，猿爪滑离小洞壁，身子登时飞离绝壁，凌

空向百丈深谷摔跌下去！

此时猿爷爷若把怀中的骸骨布袋抛开，凭他的功力，尚可虚空凌渡三尺，勉强可以重点绝壁，但猿爷爷竟死不放手，他便连同布袋中的骸骨，一齐飞跌下去了！

猿爷爷虽是猿猴类，但已通灵，亦知这一摔跌下去，必然粉身碎骨了，他不禁老泪直流，心中只道今番辜负了巫丹和鬼谷子对他的信任和重托了！罢、罢、罢！自己跌碎不打紧，可千万要保住“孙女儿”父母的遗骸！

猿爷爷心念电转，竟毫不犹豫，凌空拼尽力气，翻转身来，自己在下，布袋在上，他竟欲以自己的身躯，保住布袋中的骸骨！

猿爷爷飞跌下数十丈，已飘离了他攀援的绝壁，恰恰向下面的“干将之墓”掉跌下去。猿爷爷不由又好气又好笑，暗道这亦非“干将之墓”，倒成了“猿爷爷葬身之土”矣！这干将在墓中，是否知道猿爷爷此行，其实也是为了你的血脉生存啊……

猿爷爷猿猴心性，稀奇古怪思想着时，忽觉背下有物一托，下坠的速度竟然减慢了，他吃了一惊，扭头一看，不由吱吱呱呱怪叫连声，原来托住他背部的竟是一团白烟，这尚不足奇，这团白烟竟是由“干将之墓”的墓碑处喷涌而出，远望犹如一道激流喷射！

猿爷爷不由又惊又喜，如此缓缓掉下去，倒不至于葬身此地了，但若想再攀援上去，却是千难万难了！这般想着，他不由吱吱呱呱的叹道：“白烟啊白烟！你若有心想救猿爷爷，便加猛一点，把猿爷爷托浮升上绝谷顶吧！”

正当猿爷爷这般自想自叹时，那白烟似已听懂了，力度突然加猛，越来越浓，越来越劲，渐而猿爷爷的身子竟停止下坠，反而缓缓向上升浮上去了！……

# 遗骨入墓

## 第二回

巫丹转述猿爷爷历险的经过，说到此处忽然停住了。

莫邪听得心神俱往，因为她听说那“救命白烟”，竟是她的干将哥墓喷射出来的！这岂非说干将哥已成了仙了么？她因此忙追问巫丹道：“丹妹……快说下去！往下如何了？”

巫丹叹了口气，苦笑道：“猿爷爷为了保住巫丹父母的遗骸，竟然舍生忘死，就算是巫丹的亲爷爷，只怕也没……往下么，猿爷爷说，他因此安然出谷，安然回来了！他可是说完了！……”

巫丹一顿，忽然想起了什么，又连忙问猿爷爷道：“是啦！猿爷爷！你说白虎丘上面有万千兵丁守卫，彼等如何容你安然脱险？”

猿爷爷以手爪比划着，嘴里吱吱呱呱叫了几句，又向巫丹扮了一个鬼脸。

巫丹不由格格大笑，因见了父母遗骸，萌发的哀伤感触消失了，她笑得直跌足道：“猿爷爷……别……别说了！你再说便笑死巫丹了！”

莫邪惊道：“猿爷爷他说什么？”

巫丹喘了口气，这才道：“猿爷爷说啊……他被那股白烟升浮上来，忽然在绝谷上出现，那班守墓的官兵几时见过这等腾云驾雾的奇景？均以为猿爷爷是神仙下凡，不得了了，登时跪下一大片，直叩头拜道猿猴神仙！猿猴神仙！请赐我等长生不老之术！或者赐一点不必吃喝的法子也是好的！……”

巫丹说到此处不由一顿，因为她忽然想起，鬼谷子曾对她说过，他当年也曾向那“老树妖”拜求过不必吃喝之术，心中忍不住好笑，便说不下去了。

鬼谷子含笑道：“往下呢？你莫盯着我瞧，我当年亦拜求过什么长生不老术呢！”

巫丹格格大笑，道：“猿爷爷见那班兵丁如此有趣，便忍不住猴性大发，恶作剧之心大起，向那班兵丁示意，谁向他手中的白布袋叩的响头多，他就

赐给谁长生不老术了！于是那班兵丁便没命向白布袋叩起头来，惟恐自己叩得不用力，叩得不响，均拼命五体投地，叩拜不止！直叩得昏天黑地，拜到颠三倒四……哎哟，笑死我了！……猿爷爷趁乱便抱起白布袋，一掠而去了！

巫丹嘎然而止，莫邪此时也忍不住笑了起来。猿爷爷见把巫丹逗开心了，也乐得抓耳挠腮，竟比尝了一个甜桃子更令他高兴。

鬼谷子不由点头微笑，暗道世事巧合，万千兵丁叩拜，岂非应了龙脉万人朝拜之象么？

巫丹笑了一会儿，回过神来，又忙向鬼谷子问道：“鬼谷哥哥！你似已料定猿爷爷此行有惊无险！果然应验……但你知道那救命白烟到底是甚东西么？”

鬼谷子微微一笑道：“白烟既然来自‘干将之墓’，那自然是墓中的龙脉聚气了！那是一座伏羲氏预点的地龙大穴，其龙气自然深厚宏大无比。”

巫丹奇道：“那是干大哥之墓，若说荫庇，只应荫庇干家，为何连猿爷爷亦有此福气？岂非奇哉怪极？”

鬼谷子呵呵一笑道：“龙脉并非荫庇猿爷爷他，而是他怀抱的那袋骸骨，而这袋骸骨，虽然是你巫家一脉，但此时却也为了干家血脉的生存延续，因此猿爷爷只是沾光而矣！”

巫丹、莫邪一听，均不由目瞪口呆道：“这风水寻龙绝学，竟有如此威力，当世有甚神功可与之抗衡？”

鬼谷子微笑道：“乾坤大地皆潜龙所化，万物皆天地所生，你说天下间有谁可与潜龙比拟？”

巫丹、莫邪若有所思，默然不语。鬼谷子深知这等深奥之事，世人亦难明所以，便不再往下细说，忽地站了起来，道：“好！如今巫丹妹的先父母遗骸已寻获，事不宜迟，这便马上上紫阳山象鼻峰去吧！”

莫邪心中好奇，便忍不住向鬼谷子求道：“鬼谷少侠，未知可否带我母子一同上象鼻峰一行？”

鬼谷子心道：此行其实大半是为了干家的血脉生存，地龙脉已对此有所感应，足证干、巫二家的血脉，已融成一体矣！鬼谷子心中这般思忖，便欣然一笑道：“好！那便请干大嫂一同上山去吧！”

当下由巫丹自己抱了先父母的遗骸，猿爷爷相帮抱扶干潜，莫邪内力不差，自己行走，鬼谷子带了巫丹的“伏羲龙渊剑”，以便代锄铲之用，四人一猿，一直上紫阳山象鼻峰而去。不消一会儿，众人便已登上象鼻峰了。

鬼谷子引巫丹走到右面那象鼻孔状洞穴前，把龙渊剑交到她手上，道：“先人之墓，须后人挖掘，否则无福承受龙脉荫庇，丹妹可以剑代锄，把洞穴扩宽成墓穴，以便安放父母遗骸。”

巫丹此时忆起父母在世时的乐趣，眼圈不由红了，她默不做声，接过龙渊剑，聚运一口真气，便发狂似的挖起土来，她似乎借此发泄对大仇人夫差的仇恨来了。

鬼谷子明白巫丹此时的心境，但却不去制止，仇恨令人疯狂，若没地方发泄，那是很危险的，如今正好任她尽情发泄，她的力气花在挖祖墓上，正好应了“一脉相承”的风水寻龙妙理。

不一会儿，巫丹便已把洞穴扩宽挖深成一座墓穴。鬼谷子取出“天地时神盘”，仔细测量，当神盘上天地时三针交叠，恰好指向墓穴前面的卧龙、伏虎两峰时，便向巫丹低声道：“丹妹！快把先父母遗骸放墓穴！”

巫丹居然乖乖听话，把父母的遗骸连同白布袋放入墓穴之中。

鬼谷子又向墓邪道：“干大嫂，如今干、巫两家血脉已汇成一体，有干家血脉，便即有巫家血脉，两者已密不可分！快上前相帮填土，以应后人尽孝之意！”

莫邪一听，深知鬼谷子神学惊人，不敢怠慢，立刻走上前去，以手挖土，向墓穴撒去。她手抱的干潜，说也奇怪，竟也呀呀叫着，伸出小手，抓住泥土，扔向墓穴。

鬼谷子心中一动，不禁暗暗点头，心道先有“救命白烟”冒升，此时又有干、巫两家血脉汇聚之兆，看来日后干、巫两家血脉，是可世世相扶，成其大事了！

不一会儿，填土已毕，象鼻峰上的右面鼻孔洞穴，此时已成了一座墓堆。鬼谷子正欲寻石竖碑，猿爷爷不知什么时候，跑了开去，此时已捧着一块大石板回来了。原来猿爷爷忽然想起在绝谷中时，当墓穴成时，鬼谷子亦要寻石板竖碑刻字，他灵性极高，不待吩咐，便已把石板捧来了。

鬼谷子欣然一笑，接过石板，微一运气，力透中指，便向石板挥指疾书